



◎梨园学丛书

主编 李尤白

副主编 刘占先

梨園

詩詞選

秦出版社

主编 李尤白 副主编 刘占先
编辑 张武智 张金立 李布颖
封面题字 徐山林

梨園詩詞選

三秦出版社

梨园学丛书

梨园诗词选

112
37

主 编 李尤白

副主编 刘占先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125-8/I·30

定 价 16.80 元

《梨园学丛书》编委会

顾 问:曹 禺 贺敬之 张 庚 郭汉城 马少波

张季纯 鱼 讯 苏 明 赵潭冰

主 编:李尤白

副主编:刘敬贤 刘玉宏 杨志烈 刘占先

编 委:王东明 冯 锋 孙安邦 乔穗青 祁子祥

刘玉宏 刘占先 刘敬贤 李 蔚 李尤白

李健正 杨志烈 陆炳寰 黄显功 徐耿华

徐慧夫 塘 萍

梨園室復旧梨園
龍如虎歌舞喧八
十年代長勝日
夏不長天
日長華

賀喜代梨園遺址碑
范錫揚碑
尤辰書

梨園當日沸笙簧
燕舞鶯歌兩部芳
百族匯流成大海
中華秉魄紹皇唐
賀中華梨園學研究会成立

郭沫若

中國戲曲學會

北京 廣濟西門 17 號

九白月也

三月念九日。因我出城开会，
未及与培厚兄晤面，迺复如前。
三月念九日。因我出城开会，
未及与培厚兄晤面，迺复如前。
三月念九日。因我出城开会，
未及与培厚兄晤面，迺复如前。

大作尚未见刊，出刊后必为场景
一阅，即刊之。

功！

郭沫若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

賀中華梨園學研究会成立

白

繁弦急管憶梨園
粉墨千年雨露鮮
迷途誰力今指是
中華戲曲著先鞭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

郭沫若

水亭生明珠 明珠何璀璨
音乐齐陈武 自是话梁园
名邦一主倡 不啻千秋传
名垂流地所 大固无江角
已非自云遇 低唱美喉晴
夜阵天军马 旋花转回
霓裳霓裳舞 剑影龙翔潜
绝技与鬼神 古调出新翻
而一之空谷 也如鱼满间
昔有公孙氏 上堂方见尊
一氏子风骚 百代多妍艳
此本为公成 亦有在明天
沈璧梁园子 研究会书

陈元方



九
二月

詩
園
韻
响
韻
梨
園
譜
新
聲

丁丑年春

徐山林



本书编审人员：

前排左起：武复
兴、李尤白、刘占先

后排左起：张武
智、张金立、房玉芹

中华梨园学研究会
部分领导成员1995年4
月1日到北京医院探望
名誉会长曹禺先生

前排左起：李尤白、曹
禺、唐萍

后排左起：刘玉宏、刘
占先、鱼汛

白世林 摄



1988年6月13日，
著名戏剧家曹禺与原
陕西省委书记、中华
梨园学研究会顾问陈
元方同志在西安大白
杨村为“唐代梨园遗
址”碑揭牌剪彩。

王荣昌摄



1995年4月1日中华梨园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鱼讯(左二) 会长李尤白(右二) 副秘书长刘占先(右一)到北京看望本会顾问张季纯(中)及其夫人刘方同志(左一)

塘萍摄



1996年3月9日于蒲城金粟山梨园始祖唐玄宗泰陵前
左起：刘福谦、李尤白、赵潭冰、刘珠明
李布颖摄



1996年3月8日，陕西文艺界举行祝贺《梨园考论》出版座谈会
左起：陕西省文联主席李若冰 陕西省社科联原副主席赵潭冰 中华梨园学研究会会长李尤白 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鱼讯 陕西省文联原主席胡采

李健正摄

透过诗情话梨园

《梨园诗词选》序

赵潭冰

梨园学专家李尤白先生和刘占先诸君，长期伏案笔耕、搜集、编选，将唐代迄今千余年来中外有关梨园艺术的诗词集成《梨园诗词选》，这给梨园学研究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梨园普及广大读者，将对之产生浓厚的兴趣。

唐朝统一全国后，国内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大力开拓丝绸之路，发展对外贸易，首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欧亚交通枢纽。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杰出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着眼治国安邦，而且重视文化艺术事业，创立文化艺术组织，为巩固政权服务。他在秦王府时期，即开办文学馆，延揽文人学士。即位以后，进一步重视文艺事业，设立了弘文馆，诏命吕才、魏征、虞世南等，依据唐朝建立前征战四方为题材，创作了《秦王破阵舞》，舞者百二十人，披甲执戟，声韵慷慨。舞时擂动大鼓，声震山谷。白居易有诗：“太宗意在陈

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唐朝沿袭了南朝的社会风俗，士族生活优裕，以会作五言诗为标志，参与社会活动。后武则天在位还规定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获取利禄的门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到了开元年代，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士大夫生活更富裕了。作诗是得名的捷径，大诗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代表唐文学的近体诗（律诗）和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都发展到高峰。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创办了梨园艺术团体。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诗歌、音乐、舞蹈、戏剧艺术学院。文艺事业达到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有诗就会有曲，有曲就会编写出舞蹈。据唐书记载，玄宗皇帝精晓音律，设立教坊以教俗乐，招募乐工数百人，亲自教习，谓之梨园弟子。当时新丰进贡一女伶谢阿蛮，善舞蹈，玄宗非常高兴，亲自参加排演。其兄宁王玉笛，玄宗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箏篥，张野狐箏篥，贺怀智拍，自清晨至中午，欢乐融洽异常。

玄宗热爱艺术生活，创作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梨园最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据史学家考证，是“胡部新声”传入，由明皇润色，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唐代许多诗人都擅长音乐，王维、李白都是弹琵琶的好手，他们创作的新诗，很快都谱成曲，流传四方。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著名诗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社会上久唱不衰。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音乐家李龟年在梨园和筵席上最爱唱的歌曲。

唐朝从开国至安史之乱。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东起日本，西至拂林（罗马），北至流鬼（黑水靺鞨），南至室利佛逝（7世纪至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古国），大批使臣汇集长安，他们除负有政治使命外，也有意识地观察摄取唐文化和引进域外文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处在稳定时期的唐朝廷，政治上充满自信心，坚信“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在文化上采取兼收并蓄、群花竞放的政策，因为唐文化已相当繁荣昌盛，任何域外文化传入中国，都不能消溶唐文

化,而只能作为一种养料注入在唐文化的肌体中。它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和消化力,对外来的新成分,有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越来越显得丰富多彩。

到了中唐以后,统治阶级精神生活渐渐走向衰颓,士大夫大抵都留连酒色歌舞,寻欢作乐,家中都养有歌伎,以道统自任的韩愈,也有绛桃、柳枝二妾,遇有新作诗歌便很快传唱出去。域外传来的文化,也有些不够健康的,有些起了负面作用。如米国、曹国(在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贡献来的胡旋女子,善跳胡旋舞。这样的歌舞如不加节制,就会产生消极腐蚀作用。士大夫和皇家贵族沉湎于酒色歌舞:“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舞者故作媚态,引入淫靡。据说杨贵妃、安禄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悦于唐玄宗。这时的《秦王破阵舞》,减为四人,当年的雄壮声威,已黯然失色。“安史之乱”的爆发,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朝野终日陶醉于声色之中,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天宝之乱后,有些文人逐渐清醒,元稹诗:“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转旋。”白居易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能圆转。”又一白诗:“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历史是一面镜子,唐代从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告诉人们,为艺术而艺术是不存在的,艺术总是和一定的政治相联系。从唐代迄今,梨园弟子的歌声舞姿,总是和诗人们的诗韵和乐曲融合在一起的,只要有打动人心的戏剧、舞蹈表演,就会有诗歌来赞颂,不论喜剧、悲剧莫不如此。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写过一首《送北京京剧团访问香港》诗:“梨园一代几豪魁,法部新翻上舞台。白发怕闻天子诏,红颜多谢状元媒。东风压倒西风日,小隐何如大隐来。莫道香江春欲暮,万人争看百花开。”

物换星移,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我们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本书,一台戏,一部电影电视,一首诗,一曲音乐,都要使人民群众在艺术享受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达到变更人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就要求广大梨园子弟,在艺术创造中,从内容

到形式,其格调应该是健康向上的,要摒弃庸俗的、单调低沉的、甚至是毒害人灵魂的黄色文化垃圾,使人们免受精神腐蚀。

唐玄宗李隆基创立梨园,是我国戏剧界公认的戏剧始祖,西安也就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东方戏剧圣地,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梨园文化艺术和梨园诗词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出版《梨园诗词选》的最大愿望。

序

武复兴

这是一部集中反映中国各类表演艺术的专题诗选注集。它通过历代诗人的感受,形象地再现了古今千余年间“梨园”文化的发展轨迹、多种姿彩,同时也体现了其在整个中国文化园地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

专指演出界的“梨园”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由于唐玄宗酷好音乐歌舞,而且他“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转变,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羯鼓录》)因而除皇家所设置教习管理音乐歌舞人员的内外教坊外,玄宗又在皇家苑囿的梨花园中亲自给数百名乐工教授音乐,演奏中“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旧唐书·音乐志》)。因此,这些乐工在当时就被称为“梨园弟子”或“皇家弟子”。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有句云:“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在距离玄宗半个多世纪后的唐宪宗时期,仍有这么多的音乐歌舞节目,而且据传是唐玄宗谱写的《霓裳羽衣舞》也盛演不衰,即可见唐代表演艺术的繁荣。唐玄宗对这一盛况的出现,不能不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此,后世以唐玄宗为表演艺术家的鼻祖,并尊为“戏圣”或“老郎神”。而相沿将演出戏曲的剧院称为“梨园”,将剧团演

职人员称为“梨园弟子”或“梨园世家”、“梨园行”等。

古代“梨园艺术”并非专指戏剧一种表演形式。以唐代为例，诸如音乐、舞蹈、歌唱、假妇戏、排闥戏、傀儡戏、杂技、幻术、武术等所谓“百戏”，便都包括在“梨园艺术”之内，我们探本溯源，还可了解到音乐、歌舞等与诗歌（也就是歌词和后世的戏文）这种纯文学形式，最初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尚书·尧典》中便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无疑是中国最早关于诗歌与音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定义。《乐记》中同样有“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的论断。《汉书·艺文志》中说得更加明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直到春秋时期，仍然凡诗必可入乐，凡歌词必为诗句；乐与诗密不可分。因而《左传》记载襄公时吴季扎去鲁国观乐，乐工为他演唱了《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以及大、小雅和颂。无怪《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发展到唐代，诗歌和音乐歌舞虽然都沿着各自独特的艺术轨道，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有了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成百上千的曲谱，正是不断由诗人的新作更换着它的歌词，才得以久唱不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例如唐玄宗一个春日偕杨贵妃游兴庆宫沉香亭观赏牡丹时，便因“赏名花，对妃子”，不愿听随行歌者唱旧歌词，而召来大诗人李白当场创作《清平调词》三章，命梨园弟子当场演唱，玄宗并亲自“调玉笛倚曲，迟其声以媚太真妃”（《古今诗话》）。唐代久负盛名的《阳关三叠》，也是将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引入乐曲中，而广为传唱的。这首歌的曲谱与诗句是结合得如此之好，以至唐代诗人不惜用大量笔墨去描绘听此歌时的感受，或借以抒发自己的离愁别恨。如白居易就曾反复吟诵：“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南园试小乐》）；“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对酒五首》其四）；“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晚春欲携酒寻沈著作先以六韵寄之》）。白居易还在末句下自注云：“沈有讴者，善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此外，如刘禹锡

的“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与歌者何戡》）；张祜的“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听歌者二首》其二）；李商隐的“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赠歌妓二首》其一）；崔仲容的“渭城朝雨休重唱，满眼阳关客未归”（《赠歌妓》）。此歌已不限于送别时专用，而已成为民间经常演唱的传统节目。《云谿友议》载，歌者刘采春“所唱 120 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又元稹在赠白居易诗中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并自注道：“乐人商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都表明了唐代诗人与歌唱家，以及诗歌与音乐密切的关系。诗歌的确是古代梨园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可看出，只有通过有关诗歌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古代梨园状况的全貌。

尤白李先生十数年如一日，深入探讨梨园的渊源和发展，考证出唐代梨园在今西安的具体位置；编著出版了具有公认学术价值的《梨园考论》一书。近年，他又领衔与刘占先、张武智、张金立诸位先生合作，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爬罗剔抉，取精用弘，筛选出古今有关表演艺术的《梨园诗词选》一书；并且旁征博引，详加注释，使作者简历，作品主旨，特别是有关梨园的典故、难词等，与诗词本身组成一幅幅如画的整体，展现在读者面前。古代西安长时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古代中国的表演艺术也长时期以长安最为繁荣昌盛；最早出现了“梨园”这一特殊的培训机制和演出形式。如今，在梨园文化发祥地的西安，尤白先生等老专家冒寒历暑，不辞辛劳地为梨园事业而苦苦钻研，四处奔走，这种精神，能不令人钦佩！无疑，《梨园诗词选》的出版，为梨园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梨园”表演事业，也必将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提高。

1997 年 3 月于西安后宰门寓所